

长生草

CHANG SHENG CAO

她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儿，有着平凡的名字——小草！
她坚韧不拔，不向命运低头，恰如一棵永生不败的长生草！
她的故事，艰辛曲折，感人至深，又激人奋进！

铁木
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长生草

CHANG SHENG CAO

铁木·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长生草 / 李柏柱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4. 10
ISBN 978-7-5171-0748-4

I. ①长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9966 号

责任编辑: 陈昌财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9.25 印张

字 数 162 千字

定 价 3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748-4

引子

卷柏，又名桧木、一把抓、老虎爪、长生草、万年松、九死还魂草、风滚草。

卷柏，本品卷缩似拳状，长3~10cm。枝丝生，扁而有分枝，绿色或棕黄色，向内卷曲，枝上密生鳞片状小叶，叶先端具长芒，中叶（腹叶）两行，卵状矩圆形，斜向上排列，叶缘膜质，有不整齐的细锯齿。背叶（侧叶）背面的膜质边缘常呈棕黑色，基部残留棕色至棕褐色须根，散生或聚生成短干状。质脆，易折断。无臭，味淡。

在生物学方面，许多人认为卷柏是裸子植物，其实不然。它属于由孢子繁殖的蕨类植物，没有种子。

卷垫状卷柏，须根多散生。中叶（腹叶）背面的膜质边缘常呈棕黑色，基部残留棕色至棕等，内缘较平直。外缘常

长
生
草



chang sheng cao

因内折而加厚，呈全圆状。

卷柏的奇特之处是它极耐干旱的本领和“死”而复生的特性。但它的生长环境却很特殊，往往生长在干燥的岩石缝隙中或荒石坡上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水分的供应没有保障，仅在下雨时有一些过路水迅速流过。但卷柏凭借着有水则生、无水也活的生存绝技，不但旱不死，反而代代相传繁衍生息。在生时，卷柏枝叶舒展翠绿可人，尽量吸收难得的水分。一旦失去水分供应，就将枝叶拳曲抱团，并失去绿色，像枯死了一样。

随着环境中水的有无，卷柏的生与“死”也交替进行，因此在民间人们又称它为还阳草、还魂草、长生草、万年青。科学家则称这种小草为“复苏植物”，仿佛在干旱时它睡着了，而遇到水又重新醒来似的。

长
生
草



chang sheng cao



第一章

齐卷柏（小名叫小草）拿着湖南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边走边看，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，她刚从自己就读的县第一高级中学回来。她并没有坐公交车，为了节省两块钱的车费，每次放假她都是背着书包先走十一公里公路，再走四公里山路回家。走山路可以缩短距离，每次放学回家都要走两三个小时。这次更长，似乎走了一个世纪。她一路上拿着通知书，走走看看，然后坐下，有些迷茫，又有些无奈，时而落下无助的泪水。

她心里明白，她的家庭根本承受不住高昂的学费，怎么办呢？她不停地思索，借银行的贷款吗？不行，银行不会再借给她了，因为她父亲治病已经借了很多了。前几天托村长去做担保，想再借点钱以补贴家用却没有借来。弟弟读书的



学费是免费的，还可以继续，自己的学费是无论如何也凑不上了，即使全村人给凑上这 4000 的学费，那以后呢？谁来还这钱和银行的贷款呢？自己毕业还需要四年时间。可是她确实很想读大学，这是她的梦想呀。作为班里的尖子生，老师和同学都对她寄予厚望，大家曾经给她捐过款，就是为了让它能够继续读书。

她双手捧着通知书，滴落的泪水已经把录取通知书浸湿了，通知书已经看了不下百遍。从上午 10 点钟拿到通知书，一直看到下午 7 点多，泪水打湿的双眼，已经看不清那模糊的字体。她仰望天空，寂静的夜里夏虫不停地鸣叫着悲凉的曲子，不时有石子滚下山坡，发出哗啦啦的响声，加上鸟儿呜呼呜呼的叫声，整个世界显得冰冷凄凉。看着天上隐隐现出的星星，心中几许凄凉。

慢慢地，她终于站了起来，把通知书放进了书包的最底层。虽然书包已经破了，但是经过的自己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，还是那样地清洁亮丽。

她最终做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。她咬了咬嘴唇，慢慢地向家里走去。

当她像一个幽灵一样漫无目的地飘到了家门口的时候，还是和她每次回家看到的场景一样，一家人在院子里等她吃饭。还是那样一个木头的表面已经发黑的小饭桌子，它



的年龄比自己还大，已经二十多年了。据说是父母结婚时请木匠给做的。几棵大葱，一盘玉米饽饽，一碗盐水，这就是每天的晚饭。弟弟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了，看到姐姐回来了，兴高采烈地拿起饽饽就吃上了，边吃边说：“终于可以吃饭了！”他的父亲拄着拐杖慢慢地站起来了，叫了声“大丫头”，看到她的表情却一下子停住了下边的话，感到小草的表情不对。她却像是突然鼓起了勇气快步走到饭桌前，拿起苞米饽饽艰难地嚼着，父母没有吃，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她，相互对视了一下，他们已经感觉出了小草的不快。

“我没有考上。”小草头也没有抬地说。

“嗯？你不是说考得挺好的吗？”妈妈惊讶地问了一声。

“我报高了。”

“什么叫报高了？”妈妈急切地问，带着略感迷惑的眼神。

“就是没有达到学校的分数。”小草接着说。

“那还能上大学不？”

“不能了！”小草生硬地说。

小草妈刚要继续问什么，老齐无奈地哎了一声：“这样也好，正好回来做农活，家里缺人手。”他这样安慰着自己的女儿，拄着拐杖向饭桌走去。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腿病耽



误了女儿。他接着说：“现在家里也只能靠你妈妈一个人。”
小草只要一回家，几乎没有闲着的时间，主要做家里和地里的活计，尽力帮妈妈分担一些家庭的负担。

“嗯。”小草还是低着头小声地回应了一声。

妈妈说：“要不你再补习一年？”

小草低着头边吃边说：“不补了，补也上不了。”

妈妈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这都是命呀！草，你也别想多了！”

爸爸墩了墩筷子：“吃吧，吃吧。”

“你叔叔说今天预报有雨，一会你和你妈把柴火架上”。
她爸爸这时候似乎显现出了男人应有的大气和开阔的心胸，不再提这事了。

小草又嗯了一声，她放下了筷子，就进屋去拿那破旧塑料布了。

妈妈抬头问她：“你吃饱了吗？”

小草低着头随口答道：“吃饱了！”

妈妈又说：“一个窝窝头还没有吃下呢。”

“我不饿。”小草机械地回答。

弟弟吃饱了，也不用想大人那么多复杂的事情，只有出去找小朋友们玩才是正事：“妈，我去玩了。”

“去吧，早点回来，别和人家打架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他“噔噔噔”地一溜烟跑了。



小草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妈，我想出去打工。”

“啊？”

老齐接过话茬：“一个丫头家，打什么工呀？在家待着吧，不上学了就在家干点农活，找个好主嫁人得了。”老齐在饭桌前坐着扭过头来不悦地看着她们娘俩。

“今天你老叔说隔壁村有个小伙子挺老实的，家里有三间新盖的瓦房，要给你介绍呢，我说你还上学呢。现在不上学了，你老叔要是再提，你就和他相相亲，看看行不行。你也不小了，都二十来岁了，早点找主，也好有个人帮咱们家里干点活什么的，两家成亲家也是个膀臂。”老头说话简单直接，目的明确。

“我不想这么早找对象。”小草依然机械地回答。

“这还早呀，人家王棍他们老三丫头比你小两岁呢，孩子都有了，还是个儿子，人家多争气呀！人家婆家把她当个宝似的，整天抱着孩子在大街上见人就夸，这样多好呀！”

小草把塑料布使劲往上一甩就上了柴火垛了：“我就是不找对象！”

“你这孩子！”

她妈妈急忙给他爹使个眼色。

她爹也无奈地慢慢站起来，拄着拐杖进屋了，坐在炕上抽着火烟，一股子一股子地吐着云雾，就像个烟囱一样，袅

袅升起又散去。

夜里小草偷偷地爬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把通知书从书包底下拿出来，放在被窝里搂着，抱得紧紧的，似乎怕被别人抢去一样。这一夜她怎么也睡不着，泪水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。

地里边正是忙着拔水草、锄地的时候，因为雨水多，草长得也快，吸走了土里的营养，遮挡了庄稼的阳光，影响庄稼生长。小草一早就挽着裤腿露出雪白的小腿，蹚着露水去地里干活了。

快到晌午的时候，她叔叔齐老三在田边的小道上大声冲着她叫唤，小草没有听清楚，也没有回答。他又叫了一声：

“大丫头！”这下声音大了很多，连山坡上的野鸭子都吓得扑棱棱地一下子飞了。“啊，老叔呀！”“啊，你出来啊，我找你有事！”叔叔叫她过去，她甩甩手上的泥土，走到了地陇边上。一看，边上站着一个小伙子，人长得黑乎乎的，手里还拿了只活的鸡，鸡在拼命地挣扎着，发出咯咯的叫声。那黑男人见到她还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还是不停地上下打量小草。她很反感，脑子一动突然想起来了，是不是就是她爹说的那个人？她理也没有理他，问道：“老叔找我干什么？”老叔神秘地笑了一下：“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……”

长
生
草



chang sheng cao



“我没有空，还要拔草呢！”没有等叔叔说完，她扭头就走了。

“这丫头就这样，和我大哥一样倔脾气，还是去家里和她爹说去吧！”说完还哈哈笑了两声，拽了一下那黑男人的手就走了。

“真好看！”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，随着齐老三走了，还不时地回头，色眯眯地看着小草充满朝气的身影。

“呵呵，我这侄女不赖吧？傻小子，幸亏人家没有考上大学，要不哪有你的份呀，走吧。”叔叔也不知道是为小草这样的侄女骄傲，还是为她没有考上大学幸灾乐祸，是不是没有考上大学就可以把婚姻大事交给他管了？

那人嘿嘿地笑着也回了一个字：“走。”那语气透着得意，仿佛捡了便宜一般，不时地笑着回头看看正在地里干活的小草，好像那就是要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媳妇了。

小草回到田里继续做她的农活，拔草、平坑，她更加用力了，她无处发泄。她不明白为什么叔叔和爸爸就那么希望早点把她嫁出去，还嫁给一个这样的男人，就像个流氓，还说老实呢！呸，嫁不出去也不会嫁给他这样的色鬼。她心里气愤不已，本来因为没钱上学心里郁闷，现在又添堵了。

中午的太阳像用了聚光镜似的，烤得浑身发热，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。她把拔好的草抱到地边，拿起旁边一个二锅



头瓶子，咕咚咕咚喝起来，那可不是二锅头，里面装的是水，每次去地里干活，家人都用散酒桶或者酒瓶子装上满满的井水，拿着方便，喝着也方便。她一手拿着水瓶子，一边不停地擦着汗，自己满身的汗都已经把衣服浸透了，衣服贴在了身上，粘糊糊的很不舒服。自己的曲线身材全部展现了出来，S形的身体，就像人人喜欢吃的鲜嫩的山黄瓜一样优美，沉甸甸的大奶子跃跃欲试，她觉得这和自己的年龄有点不符。她心里想，不怨那流氓看个没完，连自己都喜欢。想到这些小草脸上似乎有了红潮，有点害羞。

沉迷中她竟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同学，他高高的个子，挺直的鼻梁，棱角分明的脸庞，见到自己就微微一笑……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？考上了哪个大学？真是，怎么会想他呢！脸发烫，心怦怦地跳，她把头深埋到了自己的胸前，拿着草棍在地上划着什么。

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站起来拿起镰刀就往回走。她走得很匆忙，快速移动的身躯还带着一丝犹豫和愤怒。经过熟悉的乡间小路，蹚过清凉的小河时，她没有像往常一样，用清凉的河水洗一把脸。

到了家里也到了该吃中午饭的时候了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一进院门，就看见叔叔和那个色狼在家里和爸爸有说有笑。她把镰刀丢在柴草边上就走进屋里，舀起缸里的水，咕咚咕



咚地喝上了。清凉的井水舒缓地流进她的身体里，这是上天送给盛夏的人们最好的礼物。

“死丫头，家里来人了，你没看到呀？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哼！”“哈哈，大哥这算什么客人呀？以后就成一家人了。”齐老三拍了一下那男人的腿。“就是呀，大爷。”黑男人笑着积极地回答。“谁和你们一家人呀？”小草很不高兴。把水瓢往缸里一扔，走出了院门。

“你干什么去，来人了也不搁家里伺候人？”小草略带不满地说：“找小菊去”，说完便走了。“哎，这丫头是女大不由娘呀，越来越不听话了，你们别介意啊，她娘从来也不好好管教。”“你怎么不管呀？”她娘不高兴地说了一句。

“哈哈，大爷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就是喜欢她这样脾气的，有性格。”“谁待见这样的疯丫头呀，哼。”齐老三也跟着笑了两声。

“哥哥，你看这小伙子怎么样？”

“我们倒是没有意见，回头再和丫头商量商量”。老齐拄着拐杖向前走了一步，然后坐在了院子里的小板凳上。

“都是咱们老人说了算，她们懂什么呀，大国家里三间新的红瓦房，他还会木匠，在外边干活，年年都能赚个万儿八千的，上哪找这主去呀？嫂子你说呢？”

小草妈没有回答，只是笑了一下，也不知道是赞成还是

不赞成，这也许就是一个中性的回答吧。

“大爷，到时候我还能好好伺候你们，我会手艺，小草不会受委屈的。”

“嘿嘿，倒是这个理，那我们也得商量一下，毕竟这不是小事，今天你们就在这儿吃饭吧”。

“好呀大哥，咱哥俩好好喝点儿，看我还带了点酒。”
他说着话把那瓶二锅头往桌子上一放。

大国心坎里那个高兴呀，因为农村一般第一次是男方到女方提亲，只要女方一留下吃饭，就是父母同意了，至少是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。

这顿饭一直吃到天快黑了。这时候大国已经喝得醉意浓浓了，于是那小嘴就巴巴地吹了起来：“我在外边是有手艺的人，草嫁给我，我可以养活她，叫她享福。我还能养活你们，我每年能挣一万多呢。”说起在外边打工的那个兴奋劲把大家情绪都带动起来了，老齐头听得直点头，齐老三也不停地附和着。一杯接着一杯地喝个不停，好像遇到了知音，很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喝酒了似的。

天已经黑了，小草还没有回来，齐老三说：“我们先走了，你们考虑一下，我明天再来。”

老齐拄着拐杖，慢悠悠地站起来身子轻晃了一下，他略带醉意地说：“孩子懂什么，婚姻大事都是大人说了算。”





他其实知道小草是不会同意的，但是他还舍不得放弃这个给他买酒陪他喝酒的人。老头其实心里早就同意了，在没有见到男方之前，就已经同意一多半了，只要能干，是本分人家的孩子，姑娘到时候有新房子住，还能照顾他们娘家就行了，就挺知足了。在农村这样的家庭上哪儿找去呀，也就是上等户了。

他们老两口笑呵呵把两人送出了大门。

看着他们踉踉跄跄地消失在黑夜里，听着那远去的重复的醉话声，老两口相互看了一下。

“他爹，小草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老头拿着烟袋向墙上磕了磕烟灰，“哼，死丫头一点都不听话”，然后一只手一背，另一只手拄着拐杖满脸通红地回屋里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小草回来了。“死哪儿去了？”老头没好气地问了一句。

“老头子，怎么能和孩子那么说话？”

“我不是和你说了嘛。”门一摔，小草就进自己屋里去了。

齐老头隔着门不高不低地喊了一下：“你那婚事过一段时间就定了，明天你老叔来，我就和他说了啊。”有点不容置疑的感觉。

“我不找主，要去你去。”

“嘿！还反了你呢。”说着就要进屋和她女儿理论，老婆忙过来拉住他，“干嘛呢，不知道孩子心里不好受吗？”“我还不高兴呢。供她读了这么多年书，白供了，一点用也没有，还不听话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”老齐唠唠叨叨地说着酒话。

屋里响起了呜呜呜哭泣的声音，小草哭了，其实她自己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吗？这样的委屈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他妈妈要进去劝劝，可是门被插上了。

“叫她哭，哭个够！”老头生气地喊了一句。

“哎，这家呀，也是没有法子。要不还是叫丫头去补习吧？”

“补补补，补个屁。早就说不叫她读书，你非要她读，到头来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又得回来种地，命有三分就不要争八两。”老齐埋怨个不停。

老婆子也没有和他继续争论，想起了这些年的辛酸，接着也默默落泪了。老头看压过了小草母亲的声音，也拄着拐杖进屋了，坐在炕沿上默默抽起了烟，其实他心里也不好受，他也不愿意孩子就这样度过一生，但是他也知道家里条件已经不允许她补习了。自己没有劳动能力，只有老婆一个人，确实太难了。

小草一夜没睡，搂着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不停想着以后的事情，不管怎么样，自己绝不能在这山沟子待一辈子。

